

古韻標準

古韻標準

古韻標準例言

人靈萬物情動聲宣聲成文謂之音鎔綜縱橫四七經
緯由是侈弇異呼鴻殺異等清濁異位開發收閉異類
喉牙齒舌脣輾轉多變悉具衆音音之諧謂之韻前聖
作書江从工河从可霜从相霽从彗卽韻之萌芽古人
命物曰者實月者缺水者準準古音之水切火者毀火古音之虎消切亦
韻之寄寓屬而爲辭詩歌箴銘宮商相調里諺童謠矢
口成韻古豈有韻書哉韻卽其時之方音是以婦孺猶
能知之協之也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音

既變矣文人學士騁才任意又從而汨之古音于是益
淆訛如縈絲之不可理三百篇者古音之叢亦百世用
韻之準稽其入韻之字凡千九百有奇同今音者十七
異今音者十三試用治絲之法分析其緒比合其類綜
以部居緯以今韻古音犁然其間不無方語差池臨文
假借按之部分閒有出入之篇章然亦可指數矣以詩
爲主經傳騷子爲證詩未用而古今韻異者采它書附
益之標準既定由是考古人韻語別其同異又可考
屈宋辭賦漢魏六朝唐宋諸家有韻之文審其流變斷

其是非視夫泛濫羣言茫無折衷槩以後世淆訛之韻
爲古韻者不有閒乎余旣爲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
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震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
詩韻舉例一卷於韻學不無小補焉

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
才老始作韻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爲古音
明楊慎用修又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一家
爲古韻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二難
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一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

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尤矣屈宋辭賦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踳駁舛謬者亦不少其故有數端一則方音有流變一則臨文不細檢一則讀古不審沿古而反致誤一則韻學不精雜用流於野鄙一則恃才負氣以爲不妨自我化古夫音有流變時爲之韻之舛錯則才人爲之也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日習今韻而又開爲古韻如習漢音者強效鄉音其似者如叔敖之貌其劣者若東施之顰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

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
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
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閒句散文而以
爲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
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
余爲是書淹博遠遜吳楊亦安設言識斷精審有疎謬
處伏俟方家指摘焉

萬歷閒閩三山陳第季立著毛詩古音攷又有屈宋古
音義其最有功於詩者謂古無叶音詩之韻卽是當時

本音此說始於焦竑弱侯陳氏闡明之焦氏爲之佗序
其書列五百字以詩爲本證他書爲旁證五百字中有
不必攷者亦有當攷而漏落者蓋陳氏但長於言古音
若今韻之所以分喉牙齒舌唇之所以異字母清濁之
所以辨槩乎未究心焉故其書皆用直音直音之謬不
可勝數以此知音學須覽其全一處有闕則全體有病
今書本證旁證之法本之其說之善者多采錄若其舛
誤處閒摘一二不能盡舉正也

近世音學數家毛先舒稚黃毛奇齡大可柴紹炳虎臣

各有論著而崑山顧炎武甯人爲特出余最服其言曰
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又曰韓文公篤於好古而不
知古音非具特識能爲是言乎有此特識權度在胸乃
能上下古今考其同異訂其是非否則彼以爲韻則韻
之何異侏儒觀優乎細攷音學五書亦多滲漏蓋過信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古音表
分十部離合處尙有未精其分配八聲多未當此亦攷
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每與東原嘆惜之今分平上去
三聲皆十三部八聲八部實欲彌縫顧氏之書顧氏嘗

言五十年後當有知我者

見李榕村集

蓋同時若毛氏奇齡

輩自負該博未肯許可余學謏陋匪云能知顧氏然已
傾倒其書而不肯苟同是乃所以爲知更俟後世子雲
論定之毛氏著古今通韻其病卽在通字古韻自有疆
界當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不可通若第據漢魏以
後樂府詩歌何不反而求之三百篇某韻與某韻果通
乎有數字通矣豈盡一韻皆通乎偶一俗韻矣豈他詩
亦常通用乎今書三聲分十三部八聲分八部疆界甚
嚴閒有越畔必求其故正所以遏其通也

古韻旣無書不得不俗今韻離合以求古音今韻有隋
唐相傳二百六部之韻有宋末平水劉淵合併一百七
部之韻今世詞家習於併韻談韻學者亦粗舉併韻甚
且誤以劉韻爲沈約韻夫音韻精微所差在毫釐閒卽
此二百六部者吾尙欲條分縷析以別音呼等第以尋
支派脈絡况又以併韻混而一之宜乎不得要領而迷
眩於真文元寒刪先之通轉質物月曷黠屑之通轉也
顧氏書悉用唐韻最爲有見今本之每部首先列韻目
一韻歧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有字當入此

部者曰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某韻顧氏分
十部今何以平上去皆十三部也第四部爲真文魂一
類第五部爲元寒僊一類顧氏合爲一也第六部爲蕭
肴豪分出一支不與尤侯通第十一部爲尤侯一類當
分蕭肴豪之一支不與第六部通而顧氏亦合爲一也
第十二十三自侵至凡九韻當分兩部而顧氏又合爲
一也其說詳於各部總論

四聲雖起江左按之實有其聲不容增減此後人補前
人未備之一端平自韻平上去入自韻上去入者恆也

亦有一章兩聲或三四聲者隨其聲諷誦咏歌亦有諧
適不必皆出一聲如後人詩餘歌曲正以雜用四聲爲
節奏詩韻何獨不然前人讀韻太拘必強紐爲一聲遇
字音之不可變者以強紐失其本音顧氏始去此病各
以本聲讀之不獨詩當然凡古人有韻之文皆如此讀
可省無數糾紛而字亦得守其本音善之尤者也然是
說也陳氏實啓之陳氏於不宜有怒句引顏氏怒有上
去二音之說駁之曰四聲之說起于後世古人之詩取
其可歌可詠豈屑屑毫釐若經生爲耶且上去二音亦

輕重之閒耳又於綢繆束芻三星在隅註云芻音鄒隅音魚侯切或問二平而接以去聲可乎曰中原音韻聲多此類音節未嘗不和暢也是陳氏知四聲可不拘矣他處又仍泥一聲何不能固守其說耶四聲通韻今皆具於舉例其有今讀平而古讀上如予字今讀去而古讀平如慶字可平可去如信令行聽等字者不在此例唐人叶韻之叶字亦本無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後人疑詩中又自有叶音耳叶韻六朝人謂之協句顏師古注漢書謂之合韻叶卽協也合也猶俗語言押韻

故叶字本無病自陳氏有古無叶音之說顧氏從之又或以古音有異須別轉一音者爲叶音今亦不必如此分別凡引詩某句韻某字悉以韻字代之

毗陵邵長蘅子湘曰吳才老化韻補古韻始有成書朱子釋詩註騷盡從其說又引沙隨程可久之言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同用二條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可以例推蓋才老韻補爲朱子所推服如此今四子經書訓詁悉宗朱子朱子宗之吾從而詆排之慎也論非不正然古人著書草創者未必盡精韻

補豈遂爲不刊之典叶韻者詩中之末事朱子取韻補
釋詩所以便學者誦讀意不在辨古音故桃之夭夭灼
灼其萼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其桐
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此類今音可讀卽
不復加叶音今書意在辨古音此類勢不得復仍舊貫
凡吳氏之叶音集傳從之而不安者亦不得行改正
書之體宜爾且朱子於經書旣得其大者古韻一事不
暇辨析毫釐亦何損於朱子篤信先儒固不在此區區
也

顧氏詩本音改正舊叶之誤頗多亦有求之太過反生
葛藤如一章平上去入各用韻或兩部相近之音各用
韻率謂通爲一韻恐非古人之意小戎二章以合軌邑
叶驂以念字叶合軌邑尤失之甚者今隨韻辨正亦不
能盡辨也

經傳楚辭子史百家可證詩韻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
證明而已凡旁證取其近古者魏晉以後閒引一二欲
考其詳自有顧氏專書音變源流及詩外之字亦多採
顧說